

《复仇的火焰》第三部

觉醒的人们

闻捷 孙秀清 著



封面设计：人民文学出版社

印 数：100册

本书为非正式出版物 仅供有关专家和同行指正

2004.12 吉林 通化

《复仇的火焰》第三部

觉醒的人们

闻捷 孙秀清 著



说 明

闻捷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诗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位置。

全诗分为三部，主要是塑造新疆人民在解放前后的历史形象。前两部展现了我人民解放军浩荡进军的雄姿，历述了党的工作者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团结各族人民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草原特有的风习和如画的自然景色。错综复杂的情节和动人心弦的抒情结合在一起，笔调活泼，文字优美，色彩浓郁，引人入胜。第一部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重版）、第二部于一九六二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复仇的火焰》第三部于六十年代前期写出初稿，其第五章和尾声，分别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发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诗人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三日被迫害而死，第三部原稿随之不知去向，经多方查询，始终没有结果。这是不幸中的不幸！这是我国现代叙事长诗创作中的一个遗憾和缺陷！（以上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语）

在《复仇的火焰》第一部《动荡的年代》、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出版四十年后，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和缺陷，诗人孙秀清于二〇〇四年创作补写了第三部《觉醒的人们》遗失的前奏曲和一至四章。为了将《觉醒的人们》完整地奉献给热爱这部长诗的读者，特将原来残存的第五章和尾声附在后面。

第三部主要是描写了我人民解放军在当地牧民的大力支援下继续追剿忽斯满叛匪和广大牧民为了恢复发展草原的牧业生产所做出的无私奉献。塑造了巴哈尔浪子回头、任锐只身一人前往匪巢谈判和叶尔纳为了掩护战友光荣牺牲的动人形象。还通过收枪和牧改等事件的描写，讴歌了广大牧民的觉醒和牧区基层干部的成长，展示了草原的社会主义进程和广大牧民的精神风貌。

该书本应该交给曾出版过《复仇的火焰》第一、二部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找不到闻捷的后人，得不到他们的书面授权，第三部暂时无法正式出版。为了就补写他人文学作品的得与失求教于文学界的有关专家和同行，现只能以“资料”的形式印刷，这不能说不是笔者创作上的一个遗憾。当然，这也是闻捷前辈的遗憾。

目 录

前奏曲·····	1
第一章·····	6
第二章·····	75
第三章·····	144
第四章·····	219
第五章·····	259
尾 声·····	296
后 记·····	310

前 奏 曲

是人民推动历史的车轮，历史的车轮总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进。

——摘自去新疆的旅途手记

金色的太阳升起来了，
霞光万道映红了连绵起伏的天山。
银白色的冰川融化了，
涓涓细流滋润着千里草原。

热风从地面缓缓地吹过，
驱散了落鹰峡的硝烟。
经过一场浩劫的巴里坤啊，
天空变得格外蓝。

忽斯满已成了惊弓之鸟，
落荒而逃至扎尔布沙漠的边缘。
获得解放的哈萨克牧民呵，

无比的喜悦又飞上了眉尖。

他们拿来用皮囊盛满的酸马奶，
他们捧出用酥油煎炸的糕点，
他们慰问胜利凯旋的士兵，
向亲人表达真挚的情感。

他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他们弹起了动听的琴弦，
他们放开喉咙歌唱呵，
优美的歌声将新生活的激情点燃。

松柏参天呵不忘树根，
大河汹涌呵不忘水源，
哈萨克感激恩人共产党呵，
决心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解放军将战斗中缴获的羊子归还失主，
牧民们于是领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
政府及时地派出了流动贸易组，
送去了急需的帐篷、面粉、皮靴和马鞍……

有些羊子一时认领不完，
战士们便挥起了放牧的皮鞭，

为了哈萨克牧民的幸福，
他们愿意当好这个羊倌。

那些免费的巡回医疗队，
日夜奔波在各个阿吾勒^①之间，
送医送药，嘘寒问暖，
回春的妙手抚平了战争的伤疤。

于是巴里坤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宁静中也隐藏着些许不安，
平叛战斗毕竟没有最后结束，
忽斯满叛匪还没有全歼。

任锐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正确引导着风浪中的航船。
他派出侦察兵寻觅叛匪的踪迹，
又把工作组撒向广袤的草原。

贫困的牧民需要安置救济，
草原的牧业急待恢复和发展。
为了加快建设的步伐，
巴里坤要建立自己的各级政权。

^①哈萨克语：居民点。

哈族代表会隆重召开，
选出了县乡村三级政权机关。
废除了千年的封建制度，
牧人呵从此掌管自己的江山。

为了保卫草原胜利的果实，
为了全体牧民和牲畜的安全，
牧人自发地站岗放哨，
昼夜巡逻在路口、河边……

牧人那警觉的目光，
象利刃一样锐利，似高山一般威严。
让忽斯满成了聋子瞎子，
使叛匪断绝了物资补给和消息来源。

任锐决定趁热打铁，
开展一场新的对敌宣传，
派投诚的骑手再回到匪穴，
送去一封封劝降的信件。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党的政策被又一次送进了深山。
拨开了叛乱头人心中的迷雾，
拉他们走出罪恶的深渊。

那一封封诚恳的劝降信呵，
让牧人欣喜，叫敌人胆寒。
叛匪阵营也不再是铁板一块，
忽斯满的末日已为期不远……

第 一 章

风大，山不会摇；火猛，金不怕烧。

——哈萨克民谚

—

似火的骄阳挂在天空，
夏日的草原姹紫嫣红，
遍地开放的首蓿赤芍，
引来了无数的蝴蝶蜜蜂。

似火的骄阳挂在天空，
辽阔的草原热气蒸腾，
浮云不断地变化着姿势，
在地上留下了千奇百怪的身影。

似火的骄阳挂在天空，
大地不时地刮起一阵阵热风，

迎着草原滚滚的热浪，
一匹枣骝马正在飞快地驰骋。

马背上驮着一位骁勇的牧人，
黑条绒褂衫^①兜满了清风，
他右手频频挥动着皮鞭，
左手轻轻地握着缰绳。

白色的毡帽紧扣在头上，
帽尖一络鹰毛在随风飘动，
帽沿遮着一张憔悴的脸，
还有那双满含悔意的眼睛。

路人有的向他挥手致意，
有的干脆喊出了他的大名，
他就是哈萨克牧人的儿子巴哈尔，
巴里坤草原的一只雄鹰。

牧人真想再一次欣赏他的演奏，
牧人真想再一次聆听他的歌声，
可是此时的巴哈尔呵，
已没有那昔日演唱时的心情。

^①哈萨克的外套。

他的心早就回到了亲爱的故乡，
他要向政府诉说自己的罪行，
他要请求平叛大军的宽恕，
他要重新做一个牧人。

他的心早就回到苏丽亚的身边，
回到她日夜独守的帐篷，
他要向亲人深深地忏悔，
他要慰藉情人受伤的心灵。

他的心早就回到了布鲁巴的怀抱，
他要堂堂正正地迈进家门，
他要解除养父的牵挂，
他要为老人尽一份孝心。

巴哈尔无心观看草原的美景，
巴哈尔无空回答路人的问询，
他频频地挥动皮鞭，
急骤的马蹄扬起一路黄尘。

他的心一直惦记着叶尔纳，
不知道妹妹此时在哪山哪岭？
沙尔拜是否还心怀芥蒂？
何时才能和他们拥抱相亲？

他的心一直放不下苏丽亚，
分别时她已经带着身孕，
此时她是否已经分娩？
初生的婴儿是否想见自己的父亲？

他的心一直挂念着乃曼部落，
挂念着善良的法伊扎大婶，
乡亲们是否逃出了落鹰峡？
是否回到了托克里湖滨？

巴哈尔无心观看草原的美景，
巴哈尔无空回答路人的问询，
他频频地挥鞭催马，
恨不得立刻就见到久别的亲人。

草原的热风一阵接着一阵，
飞驰的骏马已是大汗淋漓，
巴哈尔心疼地放慢了速度，
让热风吹拂着汗湿的衣襟。

故乡呵已经越来越近，
眼前就是托克里湖滨，
平静的湖水光滑如镜，

巴哈尔心中却翻滚着满天的乌云——

我曾经轻信叛匪的谎言，
背叛了故乡巴里坤，
为了什么保教保命，
错把枪口对准了解放军。

我曾经受到毛拉^①的欺骗，
死心踏地的为头人卖命，
为了一句一钱不值的承诺，
错把朋友当成了仇人。

我曾经不顾亲人的劝阻，
稀里糊涂地走进噩梦，
如今迟迟地归来，
已经伤透了亲人的心。

故乡呵，是否欢迎我这回头的浪子？
亲人呵，能否接纳一个忏悔的灵魂？
巴哈尔多想马上就与亲人相见，
可此时却又有点怕见到他们。

枣骝马似乎理解巴哈尔的心意，

^①哈萨克的宗教头目。

停下脚步默默地陪伴着主人。
这时湖面上刮起一阵微风，
层层细浪将他的目光吸引——

湖面上仿佛走来了布鲁巴，
响起了他那和蔼的声音：
“盼你为穷苦的乡亲争口气，
安慰我这孤寂的老人。”

浪花里仿佛站立着沙尔拜，
肺腑之言亲切又中肯：
“我不论在什么时候看见你，
都把你当做我的友人。”

微风中仿佛跑来了苏丽亚，
跑来了他朝思暮想的情人：
“早日离开战场回到我身旁，
我们永生永世不分离……”

亲人的话呵这样亲切，
亲人的话呵这样真诚，
巴哈尔终于解除了心中的疑虑，
又挥鞭催马继续前行。